



曹文轩

小说阅读与鉴赏

CAO WENXUAN
XIAOSHUO YUEDU YU JIANSHANG



曹文轩
安武林

著

评

雕刻男孩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



小说阅读与鉴赏
CAO WENXUAN
XIAOSHUO YUEDU YU JIANSHANG

雕刻男孩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雕刻男孩 / 曹文轩著 ; 安武林评. — 北京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ISBN 978 - 7 - 5301 - 3964 - 6

I. ①雕… II. ①曹… ②安…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0257 号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雕刻男孩

DIAOKE NANHAI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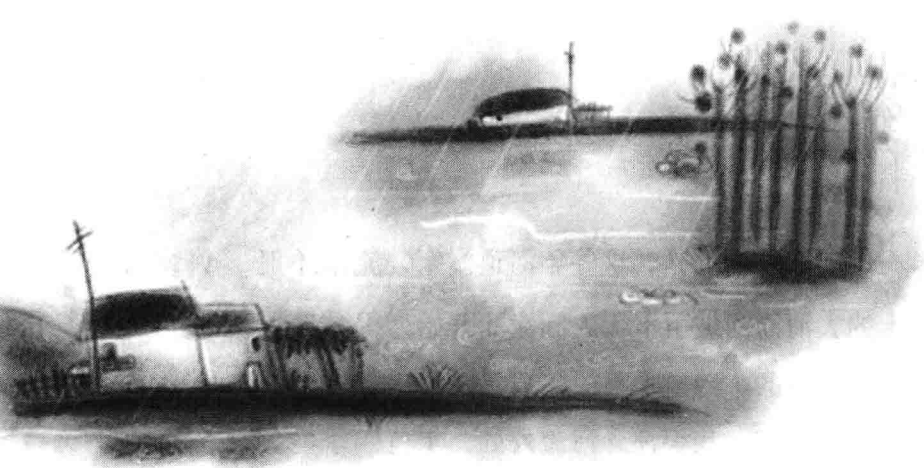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4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3964 - 6

定价: 18.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因水而生

曹文轩

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我的作品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漂动着。流水汨汨，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汨汨。

我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他的工作是不停地调动的，我们的家是随他而迁移的，但不管迁移之何处，家永远傍水而立，因为，在那个地区，河流是无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网，那儿叫水网地区。那里人家，都是住在水边上，所有的村子也都是建在水边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条大河从村子中间流过，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数。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

中的。可惜的是，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许多儿时的大河因河坡下滑无人问津而开始变得狭窄，一些过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是成了房基或是田地，水面在极度萎缩。我很怀念河流处处、水色四季的时代。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动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小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上，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我总在想，一个缺水的地方，是很难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

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水的渗透力，也是世界任何一种物质不可比拟的。风与微尘能通过细小的空隙，而水则能通过更为细小的空隙。如果一个物体连水都无法渗透的话，那么它是天衣无缝了。建一座大楼，最揪心的莫过于防水了。谁家跑水，全楼人都紧张。水之细，对我写小说很有启发。小说要的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细劲儿。水也是我小说的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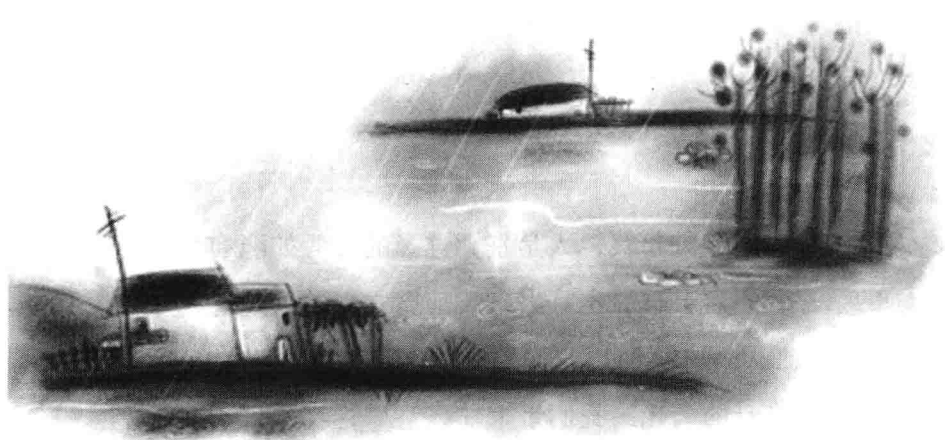
我的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大概都在水。因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与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的气质，缺乏严峻的山一样的沉重。容易伤感，容易软弱，不能长久地仇恨。水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具有浓度的东西进行稀释，将许多东西流走，或是洗刷掉。大约在四十岁之前，我还一直没有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我对人只是生气，而很难达到仇恨的程度。即使生气，也绝不会生气很久，就更谈不上生气

一辈子了。时间一久，那个被我生气的人或事，就会慢慢地模糊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得光溜溜起来。一个人没有仇恨，不能记仇，这对于创作是十分有害的，它影响到了他对人性的认识深度与作品的深度。仇恨是文学的力量，不能仇恨与不能爱一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义的爱，才是有分量的。我一直不满意我的悲悯情怀的重量。但，一个人做人做事都必须限定自己。不能为了取消自己的短处而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长处。换一种角度来看，“短处”之说也未必准确。

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应该是水的构成。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注：本文是曹文轩先生在第六届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

安武林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是一个滑稽而又肤浅的问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而又肤浅的世界里，我们很少去思考日常行为中简单事件里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对自己阅读的某一本书或者说某一个作家这样发问和审视是完全有必要的。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为什么要读经典》，它包含和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读曹文轩的部分问题。因为曹文轩的作品都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作品，阅读经典和经典阅读会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变得丰富而又强大。

一个人从小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就如同盖一座楼房而必须要打好地基一样。否则，我们会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我常常想起童年时代阅读第一本书时的热情和感动，这种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并让人懊悔不已。因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在那些无书可

读和无人引导的年代，人是别无选择的。假如能有所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一本好书来读。曹文轩的书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书，所以我们要读曹文轩。

曹文轩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我不喜欢功利性的阅读，但我还是想说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能给我们一些高尚的东西和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家长更喜欢让孩子们选择曹文轩。优美、优雅、高尚、悲悯、宽容、大度、正义、拼搏、勇气、希望、苦难……曹文轩的作品所包含的关键词以及这些关键词中所包含的意义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我相信我们在使用功利一词的时候，是从现实性基础之上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呢？曹文轩是一个喜欢阅读经典的人，他阅读和他写作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能读出曹文轩很多真实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像魔方会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的曹文轩的形象。

一本书应该给人传承很多东西，人生的、社会的、心理的、人格的、常识的、经验的，如果它能告诉人的东西越多，那就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就越大。曹文轩的书似乎都是这样的，童年生活的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恩态度，对故乡对亲人的大爱，对文学技巧娴熟的把握以及对小说美学上的深悟，还有那一份给人性深刻的关怀以及永远给我

们力量和勇气的优美文字，让我们在享受文学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诗意的滋润以及自然的滋养。我相信曹文轩具有画家的眼睛，具有诗人的激情，具有小说家的洞察力，还具有哲学家的思辨力，当一个人拥有如此众多的赞誉的时候，他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曹文轩的作品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时代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当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敬仰之情犹如我们触摸那些历史的圣迹一样不能不真诚地为之挥洒，但我们所获得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会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是值得一读再读并细细玩味的。

雕刻男孩

马戏团 / 2

染坊之子（上） / 39

染坊之子（下） / 80

稻香渡

买根头绳给我姐姐梳小辫 / 122

我家姐姐是花一朵 / 186

附录

我的作品 / 曹文轩 / 229

童年的阅读经验 / 安武林 / 233

曹文轩出版年表 / 237

曹文轩得奖记录 / 240



雕刻男孩

编者注：此小说原名《红瓦》，这次出版由曹文轩先生修订书名为《雕刻男孩》。该书被韩国《中央日报》网站评为2001年度“十本好书”之一。最近，该书第九章《染坊之子》，被韩国“全国语文教师协会”编入全国通用高中语文教材。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课文被选入一个国家的高中语文教材，十分少见。

马戏团

一

在河岸边芦花盛开的那些日子里，油麻地中学因马戏团的到来而整日处于兴奋之中。

村社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寂寞的。一场电影，一场文艺演出，都能使这里的男女老少陷入兴奋。他们渴望这种时刻。夜幕降临，人们从四面八方往一个打谷场或一块刚收割完庄稼的空地上聚拢。遇上无月的夜晚，就见一路的马灯和手电的闪光，人们呼唤着走散的朋友或家人的名字。打谷场或庄稼地已是黑压压一片人群了，通向这里的许多条路上，还在灯光闪烁。赶上电影或演出已经开场，这些迟到的人就会像被战争驱赶的难民，一路狂奔，四下里到处响着“哧通哧通”的跑步声。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年里也就五六次。人们的欲望便会随着时距的加大而变得强烈，一旦有了这一机会，便会不要命地抓住。因此，常常发生场地容纳不了观众的情况。这种时候，场地上就会乱哄哄的，你挤我，我挤你，人群在夜空下犹如黑潮，涌向这边又涌向那边。如果场地挨着水边，就会有许

多人被挤落在水里。总是听到哭爹叫娘的号喊。机灵的孩子，就爬到场地周围的树上去，有时一棵树上能爬上去十几个，像落了一树的大鸟。我记得，我有许多次看电影，没有一块立脚之地，是在电影银幕的背后——小渠或小沟那边看的。一边看，心里还一边乐——觉得在银幕后边看很有情趣。

青年与少年对这种机会更在意。平素隔着一定距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现在被挤成了一堆儿，心惊肉跳的，互相感应着对方身体的柔软和结实，嗅着异样的气息。胆大的，可以合理地利用一下这种场合，说几句撩逗人的话，或掐或捏或搂或抱地做出几个动作来。这是一个机会。少年则可以疯，爬树、追逐、打架，显示勇敢，被电影上的英雄所激动。

这一带放电影或演戏，十有八次是在油麻地中学的操场上。

马戏团的演出，自然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早在马戏团到来前三天，油麻地中学就开始忙碌。搭台子，收拾屋子（马戏团被安排在油麻地中学食宿，学校把一间最大的教室腾了出来），给食堂增加桌凳……学生们已无心学习了。即使上课，也一个个心猿意马，时刻念着马戏团早点到来。

那几天，谢百三每天总是汗淋淋的。

谢百三既有为仆的天性，又有指挥他人的欲望。但，他缺少指挥的才能，也无指挥的冷酷、傲慢与心安理得。因此，他

的指挥就绝不是号令他人而自己则做大爷的那一路。劳动时，我们总是看到他工具一趟一趟地先扛来，总是看到他在劳动时第一个脱去衣服赤膊上阵，又总是看到他在劳动结束后独自一人收拾残局，把那些工具再一趟一趟地扛回去。他骨子里是个仆，这一角色他将承担一辈子。造物主造人，大概不是胡来的。他把人分成无数个角色，这一角色一旦规定了，就永不可更改了。

谢百三必然汗淋淋的。

学校把接待马戏团的工作委托给了我们初二（1）班。谢百三极卖力，把一切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平常总是冷着脸的汪奇涵，在检查之后也在阴沉沉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

马戏团到来的时间，是那天下午。是轮船后面又拖了一条船，将他们拖来的。

这个马戏团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猴、熊、马、羊、狗和猫之类的动物，除了马之外，它们分别装在一些铁笼里。还有一二十个驯兽者。团长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两道黑眉之下目光乌亮，生得极威风。他始终牵着那匹黑绸一般发亮的公马，指挥着我们抬那些铁笼子。

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她手中牵着两只雪白的小狗。我们在搬运那些铁笼子的时候，总是悄悄地看她，并且莫名其妙地感到害臊。不干活的女生们互相搂着肩，更是目不转睛地去看她，仿佛她是一个梦里的人，一个从天上

飘下的仙子。她一直微带羞涩地站在河边上。她身材修长，有一个好看的脖子和一双长长的胳膊。她的额头很光洁，微微凸出。她的眼睛、鼻子与嘴，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人。最迷人的还是她那稍纵即逝的神态和那轻柔的举止。她的裙子也是迷人的，是白颜色的纱绸做成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裙子。这地方上的女孩都不穿裙子。当河上吹来微风时，她的白裙便会如同一朵倒着开放的莲花。有时风大了一些，把她的裙子高高掀起，她便会微微扭过脸去，并张开十指去轻轻地按住裙子，还把两腿并拢，把双膝微微弯曲一些。

她手中牵着的那两条小狗，也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狗。那狗之白，令人终生难忘。它们个头矮小，一身长长的卷曲的绒毛，遮住了它们的爪子、耳朵和眼睛。它们绕于她的脚下。有时，她会说一声：“狗，别闹！”

“秋，”那个团长对她说，“你在这里看着学生们把我们的东西搬清，我去教室那边看着。”

于是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我们小声地说着：“她叫秋。”

秋就看着我们搬东西。那两条狗很淘气，要到处走动。有时，她没办法了，只好跟着它们走几步。但一直不离开河边。

谢百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他一边指挥——他今天特别喜欢做出指挥的样子——一边把最沉的活儿揽到自己身上。他有一副又直又宽的肩膀。这副又直又宽的肩膀，能扛起超出

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扛起的几倍重量的东西。当他露出两颗大门牙一边喘息一边抹汗时，仿佛在说：我是一个有力气并且肯舍得力气的好仆。

“秋在看谢百三。”干活时总是偷懒的马水清说。

我朝秋看去，秋真的在看谢百三。当时，谢百三驮了一只大箱子，像码头工似的，正一步一步地离开河边。这只箱子过于沉重了一些，使谢百三有点不胜负荷。秋的神色里有紧张，有感动，还有点心疼却又不知如何帮助的为难。她一直担心地看着谢百三慢慢地远去。

马水清佯作忌妒地说：“我也能驮一只大箱子。”可是，他连一只小箱子也扛不上肩。这时，刘汉林正好跳上船，将船弄得摇晃起来。马水清抱着箱子站不稳，晃动了几下，连人带箱子摔进了水中。

站在岸上的乔桢冷冷地笑。

我和刘汉林在船上乐得跳起来，并大声叫：“噉——！”

马水清游到船边，用手抓住船帮，望着漂在水上的箱子，“刘汉林，用竹篙够一下！”

秋牵着狗走近了。

谢百三返回来，见有一只箱子落水，立即跳入水中，扑棱扑棱地游过去，将箱子弄上岸来。

马水清大骂谢百三。

谢百三不生气，用头顶起那只箱子直挺挺地走了。